

现代性研究与媒介生态学

(本栏目主持人语)

金惠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6-0085-01

“现代性”研究是当代学术的主旋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学术论争都是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某种回应和演绎。被公认为属于“后现代”的理论如法国后结构主义或德里达所培养的美国解构主义自不必说,那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北美“媒介生态学”亦当视为“后现代”大军的一翼,因而亦当置于“现代性”研究的谱系。“媒介生态学”是麦克卢汉对北美传播研究界的馈赠;尼尔·波兹曼将其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追求,并予以体制化,在纽约大学开设了“媒介生态学”博士项目(1970年),一个与多伦多学派交相辉映的纽约学派得以诞生和成长。根据北美媒介生态学会创始会长兰斯·斯特拉特教授的界定,“媒介生态学”本质上就是“后工业”(the postindustrial)和“后现代”(the postmodern)。对他而言,“后工业”乃“后现代”之不同称谓,或对“后现代”更具体之描述。麦克卢汉的后现代本色日渐为学界所认识,他将“机械化”与“自动化”、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视觉空间”与“听觉空间”相对置,前者是“现代性”,后者则是“后现代性”。在情感上或在私人生活中麦克卢汉可能留恋于“现代性”,但其理论立场绝对是偏向“后现代”一边的。美学上,我们可以将麦克卢汉视作“审美现代派”,然由于这种“审美现代派”被放置在电子媒介的“听觉空间”,麦克卢汉的美学大概也就没有那么“现代”了,因而与其称之为“审美现代派”,毋宁谓之为“审美后现代派”来得更准确一些。美学曾经是现代的,是“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如在鲍姆加登那儿,但在麦克卢汉这里,它则是后现代的,是“反美学”的,犹如海德格尔在解读梵高《农鞋》所

表现出来的那样的“反美学”。笔者曾在麦克卢汉的私人藏书中见到了他阅读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起源》的眉批和上面写满了其札记的小纸条。当然,麦克卢汉不是在读过海德格尔之后才形成自己的“反美学”的,其所选择的电子媒介路径早已预定了这一理论硕果。

何志钧论文清晰地勾勒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的生态学维度,从此而后,我们便可理直气壮地将“media ecology”译作“媒介生态学”了,而非采用意译的“媒介环境学”。刘玲华论文深入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内部美学的迷宫,其从写作风格“马赛克”入手探讨麦克卢汉的美学,可谓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如果说何、刘文章主要是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返回本源的意味,那么陈海的文章则是对媒介生态学理论成果的应用和延伸,其突出贡献是以北美媒介生态学为资源,提出媒介技术内在地具有美学的性质,由此而返顾其对国内传播美学之传播与美学各行其是的批评遂有霍然惊醒之感。

拙作以麦克卢汉对海德格尔的一次援引为研究对象,并延及麦克卢汉借以喻示海德格尔的维科,入口不大,但依然指向麦克卢汉一以贯之的在媒介研究中对整体感性或者说艺术感性的重视。或许更有意义的是,麦克卢汉之分别将海德格尔和笛卡尔置于电子媒介和机械媒介,揭开了研究西方哲学史和海德格尔的两条新航道:媒介视角与感性角度。

最后需要声明,笔者无权要求栏目的论文在观点上与此处导语完全一致,它们是独立的,有其自身的论域和主张。导语不能代替读者对它们的阅读。为了迎接对象的显出,导语应即刻隐去。